

陳耀南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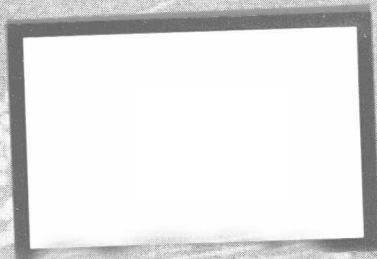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語文通論

文耀署端



中國語文通論

陳耀南 著



香江出版公司

HONG KONG POLYTECHNIC

LIBRARY

封面設計・忻文

中國語文通論

作者 陳耀南

出版者 香江出版公司

香港英皇道二十九號凱英大廈十樓A座

電話：五—七〇四一二一

總代理 藝文圖書公司

九龍又一村達之路三十號地下後座

電話：三一八〇五八〇七 三一八〇五七〇五

印刷 雅歷柯式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黃竹坑葉發街四號十一樓

電話：五—五三四二一一至七

版次 一九八六年八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國際書號 ISBN 962-301-016-8

定價 港幣二十元

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

再版前言

這本《中國語文通論》原是七十年代後期筆者在港大的教學綱要，出版至今，轉瞬又已六年多了。這書近年坊間已絕不可得，當日出版者又沒有辦法聯絡得上，無論依照合約、抑或根據情理，都惟有交由別家刊印。承蒙香江出版公司不棄，並且重新排字，補正錯謬，這本舊著就此再版了。當然，筆者對原先和現在兩位出版者，是同樣感謝的；而蘇文耀教授的墨寶、單周堯博士的賜序，筆者更對他們常常銘感，雖則時日已過去六年了。

六年來，筆者的教學和研究重點，已經轉移到別的方面。不過，語文和文學、哲學等等範疇，從來是相即相涉的；研究文論、探究思想，我們並不會真的和語言文字疏淡。另一方面，筆者常常比喻：出版了一本書，就像嫁出了一位女兒；如此說來，這位女兒，雖然歸寧的日子很少，卻並不缺乏父親對她的關愛。何況，她在父親眼中，容貌性情，並沒有多大更改。——筆者的意思是：六年前在這本書中、特別是《後記》之中、所表達的基本看法，至今沒有改變。

許多事情當然是不能不變的。六年前，香港前途問題，還正開始“處士橫議”；六年後的今日，政治氣候已經寒暑異令、星移日轉。當局固然順應時勢，把向來的重英輕中政策，逐漸更改；許多社會賢達，也“好話不厭百回提”，一次又一次重申母語教學的種種好處。是的：母語教學，功效明確。母語教學，師生快樂。中

文教育，注重道德。……這種種講法，都是正確的；分別在從前是一土謬謬，現在是衆人諾諾而已。

話又說回來：經過了“中文運動”、“中文法定”、“中英協議”……等等事件，這些年來，中文的真正地位，其實是否顯著提高？中文教育的發展，是否長足進步？恐怕彼此都心裏有數。君不見許多人的筆端口頭，仍然無必要（或者有必要）地中英夾雜？君不見英語能力，仍然是玉尺量才的重要（甚至唯一）標準？英語流利的人，依然到處吃得開。用英文發表論著——當然包括了有關中國文化的論著——的真假大小學者，在鬻舍之中，更容易位高權重。英語系的國家，依然是夢寐中移民者的首選。事實如此。無可否認是如此。此地此時，北望東顧，以至放眼世界，原來都是如此。趨利遠害，是人之常情。謀生存，就不能不崇實尚用；講理想，就自必然好高騖遠。這現象，是不能深責；那原因，卻不妨深究。根本原因不探討、不解決，揚湯止沸，是於事無補的。近來仍然聽到有些人說：香港中文教育的阻力，除了向來的政府以外，家長、僱主都是重要因素。所以，只要他們改變了重英輕中的成見，問題就可以解決了云云。我們想深一層，就知道這類講法，是說了等於沒說了。

筆者的看法，和六年前沒有二致。語文是一種文化才能；文化發達，語文的生命力隨之壯盛。語文的研究、語文地位的提高，和它所負載的整個文化內涵，是否日新又新、是否與時俱富，是息息相關的。如果我們不自尊自愛，如果我們不勤奮振作，如果我們仍然怠惰地、投機地、而又諸多藉口地、不用我們親切而優美的中文

來商量舊學、培養新知，我們的語言文字，就必然日趨貧瘠枯萎。那麼，我們政治上雖然獨立，經濟上或者繁榮，我們的學術思想，我們的國民心態，仍然不免淪為某些文化上後來居上的國家的語文殖民地。

當然，數人頭、論人口，地球上使用中文的仍然最多；但是，以國家為單位，遙遙領前的是英語。無論外交、商業、科技、學術，英文是人所共知的國際利器。英語所涵蘊、所發生的文化能量是驚人的。“全球英語熱”，理由實在充分之至。如果我們甘於永遠低首下心、或者相信這是造物司命者的旨意，那就無話可說。如果我們惶愧於近代以來、中國人對世界文化的貢獻，與人數不成比例，如果我們相信：“天道無親、常與善‘言’”，我們就應當知所努力。今日的我們，要重中而不輕英。這句早已耳熟能詳的話，不僅道理上當然如此，事實上也不能不如此。今日的情形是：不識“雞腸”，難免百結愁腸；輕忽英文，結果文化自困。真正的問題，不在於“英無可輕”，而是怎樣令到“中有可重”。我們的當前急務——而且也是百年大務，是全面而持久地發展文化，豐富我們的文化內涵，振奮我們的文化生命。否則，即使我們一次又一次攀登長城、高唱《梅花》，即使我們再發動一次又一次五分鐘熱度的“中文運動”，即使淪為外邦殖民地百多年的城市，回歸祖國，即使被海水和其他更重要因素分隔為二的中國政府重合為一，我們一旦想起、一朝用起我們自己的語文，仍然不免羞慚於盛唐、愧赧於天漢。

年半以前，在香港中文中學聯會的“香港中文教育研討會”中，筆者有幸應邀主講。在結語中，筆者說：

“對現代中國人來說，英語訓練是非常重要的；但不能喧賓奪主。繙譯，是要積極加強的；但最重要的，是我們中國人誠實的發揚民主、開啓民智，讓中國文化的內涵，繼續更新、擴大，讓更多中國人，準確而優美地運用自己親切的語文，對世界文明，作出貢獻，於是四海萬邦，也紛紛透過繙譯，分享我們的成就。”

（《香港中文教育與民族意識、中國文化》，《學術與心術》頁72。香江出版公司，1986.）

筆者熱切希望：以此和讀者諸君，共同策勉。

陳耀南

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於港大中文系

序

單周堯

中國上古是言文合一，還是言文分離？到了今日，文言到底死了沒有？胡適一生痛詆律詩駢文，證明了些甚麼？魯迅、瞿秋白等竭力攻擊漢字、文言，自己卻從不放棄用毛筆寫文言的日記，寫絕句律詩，那是甚麼緣故？如果要解答這些問題，請細讀手上這本《中國語文通論》，裏面自有精闢的見解。單就這有趣而又有啓發性的問題，就可以知道陳耀南博士這本著作，是自出心裁、不落窠臼的了。

文字雋永是本書的一大特色，請看下列兩段文章：

⊖從前有人說，英語能把鬍子分爲beard（下）和moustache（上），可見詞彙豐富，表現力爲漢語所不及；其實，漢語也有“髭”（上）、“鬚”（下）、“髻”（兩側）之別，可見古代中國男士的“猛男”氣概，並不比西人少。……又據說從前此地有位很受尊重的英文系英籍教授，惋惜中文的貧乏：因爲scarlet、crimson、pink、red，都叫做“紅”，其實值得惋惜的是：沒有人不亢不卑地告訴她：甚麼是“朱”、“丹”、“赤”、“絳”（複音詞更不必說了）。……

⊖語言文字的研究，是旨在求“真”的科學；文學的重點，則是欣賞與創作。創作是作者情思由長期的醞釀，因興會的點火而迸發；欣賞則是讀者穿透時空的界限，與作者作心靈的湊拍，所以，文學的重點在美、在善。以科學爲文學的極致，就等於把海倫、西施，還原成碳、氫、氧、氮、磷、硫、鉀、鈉、鈣、鎂、鐵、氯，

實在是煮鶴焚琴，不只膠柱鼓瑟而已。

這樣風趣幽默而又明澈晶瑩的文字，讀來固然意趣盎然，更可以增加智慧。

本書的另一特色是綱領明晰，條貫有序——先有前論，後有本論；前論包括《語言的本質與差異》、《方言和共同語》、《語言的交流和比較》、《文字和書面語》、《語言和文學》，本論包括《漢語的特色與方言》、《漢字的源起、發展與衍化》、《漢字的特質與檢討》、《漢語、漢字與中國文學》。這樣層層漸進，由淺入深，讀者自然心悟神入，觸處洞然了。

本書不但回顧過往，觀察現在，同時也瞻望未來。作者指出，中國語文的前途與中國國勢息息相關：“如果我們中國人再不爭氣、再不自強，人才不夠用、文化趕不上，那就人口再多，也不能永遠保證漢語的生存與地位。”至於漢字，耀南博士指出：“不能準確標音，所以不易讀；字形組織，混亂複雜，所以不易記；排檢方法，迂迴笨拙，所以不使用。面對知識爆炸的現代，面對歐西語文的壓倒性優勢，作為民生日用的漢字，實在必須整理和改革，這就是我們今日急於燃眉、關係全民，而又不能掉以輕心的大問題了。”是的，在這個講求效率、機械化、自動化的時代，如何使文字配合打字、電腦等現代科技，實在是一個關係全民族的大問題。我們必須實事求是，集思廣益，容許百家爭鳴，然後才能作出最佳的選擇。最忌的是“一言堂”——一家獨鳴，羣喙盡息；無所比較，無所觀採，結果往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，這是我們所必須避免的。

目 錄

再版前言

序 單周堯

前論

語言的本質與差異——	3
方言和共同語——	12
語言的交流和比較——	17
文字和書面語——	29
語言和文學——	37

本論

漢語的特色與方言——	43
漢字的源起、發展與衍化——	51
漢字的特質與檢討——	72
漢語、漢字與中國文學——	100
後記——	123

前 論

語言的本質與差異

人類語言的起源，學者向來有種種說法。

- (一) **神爲說**：語言能力，是造物者的特別恩賜；
變亂口音，也是上帝的作爲。
- (二) **身勢說**：語言是人類一些表達性的、模仿或指示的身體姿勢(特別是手部動作)發展而成的。
- (三) **模仿說**：語言是人類用口音摹擬周遭事物的鳴叫、行動、擊打的聲音。例如貓、牛、馬、羊、布穀、蟋蟀之類，是動物的鳴叫；飛、射、江、河，是動態的聲音；木、石、金、竹，是打擊那種物質的聲音，英語的 quack, cuckoo, splash, sneeze, bump 之類，也是如此。《文心雕龍·物色篇》所謂：
“詩人感物，聯類不窮，流連萬象之際，沉吟視聽之區。寫氣圖貌，既隨物以宛轉；屬采附聲，亦與心而徘徊。故灼灼狀桃花之鮮，依依盡楊柳之貌，杲杲爲出日之容，漉

漣擬雨雪之狀，喈喈逐黃鳥之音，
嚶嚶學草蟲之韻……”

- (四) 感歎說：人類因為受到刺激而起反應，表諸聲音，特別是求友求偶的聲音，發展而為言語。詩三百篇所謂“呦呦鹿鳴”(小雅鹿鳴)“嚶其鳴矣，求其友聲”(小雅伐木)之類，都是一例。

- (五) 勞動說：人類結成社羣，共同勞動，呼叫應和的聲音，發展而成敘事通情的簡單語言。《呂氏春秋·淫辭篇》：

“今夫舉大木者，前呼與譁，後亦應之”

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也說：

“今夫舉大木者，前呼邪許，後亦應之，此舉重勸力之歌也”

這呼聲一直響到今日，和《伏爾加船夫曲》的開頭兩句互相應答。有人覺得這就發展了言語。恩格斯(Friedrich Engels, 1820—1895)說：

“勞動的發達，必然幫助各社會成員更緊密地互相結合起來……這些在形成中的人，已經到了彼此間有甚麼東西非說不可的地步了。需要產生了自己的器官，猿類不發達的喉官，由於音調的抑揚頓挫之不斷

加多，緩慢地、然而一定不移地改造起來了，而口部的器官，也逐漸學會了連續發出一個個清晰的音節。”

所以，“語言是從勞動當中，和勞動一起產生出來的”

他補充說：“首先是勞動，而後是語言和它一起，成了最主要的推動。在它們的影響下，猿的腦髓，就逐漸變成人的腦髓”

（《自然辯證法》，頁139—140，
《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
作用》，人民出版社1955；見高
名凱《普通語言學》頁32引）

第（一）說其實是科學範疇以外的宗教信仰。而且有些人也覺得：高等動物，可能也有類似語言的簡單聲音體系，不過目前未能確知而已。

第（二）說毛病很多。手勢、體姿，都不過是有聲的、真正的語言的輔佐；它本身實在極其貧乏、有限。（“此時無聲勝有聲”，只是“心有靈犀一點通”之後的、可遇而不可求的境界，不能用來探究言語）至於聾啞人的手語，第一，它只是判定於有聲語言之後；其次，沒有人會以為它可以代替正常的言語。

（三）、（四）等說，比較言之成理，但它們都以偏該全，不能作通盤的、滿意的解說。抽象的思維，本來無聲可象；人類的語言，也遠遠不止於感歎，（至於“求偶”以外，人的作為還有許多，這就任何一個回復冷靜

的人，都會知道了)而且，它們都見不到人類語言，出於社會生活。

第(五)說似乎是最有說服力。(何況還有強大的政治推動力，作為宣傳後盾。)但：蜜蜂、螞蟥，都有羣體勞動，何以竟淪為“沉默的大多數”？如果說，人類的身心發達，具備清晰發音和邏輯思維的能力，生理心理條件，都遠非昆蟲——甚至猿猴——可比，那麼，“進化”的真正原動力又是甚麼？是純然“機械”的，抑或另有所謂“第一因”？“社會勞動”只是外誘的“緣”，而不是內發的“因”。如果說，一切出於盲動的“本能”，那“本能”又何由而產生？何從而分別？這些問題，探究下去，少不免就牽涉到宇宙秩序、萬有根源等等基源性的、宗教或者哲學範疇的問題上面了。這些問題，有些以為“科學”或者“唯物論”就是全部真理的人，或者立即就痛詆之為“玄學”、“形而上學”了。不過，單從“唯物”、“社會勞動”的觀點，並不能對問題作真正的、徹底的解答，至少，就語言的起源來說，就是如此。

所以，總結一句：現在幾種說法，都有所見而又都不能圓滿地解釋人類語言的源起；就今日我們的知識與智慧來說，這仍然是屬於廣大的“未可知”世界裏。不如還是先探究一下語言的本質吧。

甚麼是語言？

語言是人類特有的、由發音器官發出、依據某一約定俗成的語音、語法、詞彙體系以表達思想、交通情意、而區別於其他動物的一套聲音符號。語音是語言的外壳，語義是語言的內涵。換句話說：語言以“詞彙”，特別是“基本詞彙”為建築材料，以某一套“語法”為組織

規則結構而成。語言是一種自主的、有意識的社會行為。語言和它所表達的意念的關係，完全是約定俗成的，並非天然的，更非必然的。等是漢語，粵橙蘇橘，其實無殊；同稱“排骨”，京點粵菜，非盡一物。以詞彙來說，同是粵語，廣州稱“老婆”為“愛人”；近年的香港，某些人卻開玩笑地反其道而稱，而另一當事者也怡然不以為忤。以語法來說：國語說：“我先走”，粵語卻也可以說：“我走先”。國語稱雄雞為“公雞”，粵語則以“雞公”為通俗。不同民族語言的詢問句，可以有“他是誰？”“誰是他？”“他誰是？”的詞序之別，對“他”身份的懷疑，卻並無二致。難怪先秦名家，說“犬可以為羊”，而佛氏以一切名相為假立了。

語言，與其說是一種心理現象或者生理現象，不如說是一種社會現象：即使我們自言自語，用的也是與人交際時的說話。語言，與其說是人類的生物本能，不如說是人類的文化才能：所以，小孩子學講話和學走路，並不是同一回事。印度的狼童，杜魯福電影的野孩子，都不會講人話；而同是講人話的，地域不同，都可以認為對方是講鬼話。熱愛鄉下話的老祖父，到美國探望兒孫，往往十分痛心地發覺他們滿口 ABCD，而早已忘記了一二三四。所以，荀子說：

“君子居楚而楚，居越而越，居夏而夏，是非天性也，積靡使然也。”（儒效）

“越人安越，楚人安楚，君子安雅。非知能材性然也，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。”（榮辱）

“君子生而同聲，長而異俗，教使之然也。”（勸學）

人類發音器官相同，呱呱墜地以後，呼喚爹娘的喊